

貝貝的問題及其他 貝貝的故事（四）

好久不寫中文文章，一寫起來卻有一發不可收拾的感覺，叫人無奈，只好繼續寫下去，否則那些詞句老是在腦海中游來游去無家可歸也不是回事。

關於貝貝的故事已經寫了一些，但是因為篇幅總是匆忙打住，有言不盡意文不盡情之感。其實在貝貝的成長過程中，最顯著的不是她身長的增高，體重的增加，容貌或者發型的變化，也不是她情感的產生或表達的微妙差別，而是她的認知能力的發展，或者說是認識事物理解事物以及對事物的好奇心的發展。

貝貝三歲時能把聽過的故事一字不差地背出來，即使這些字對她不產生意義，她也能如此，但她那時很少問我那些她聽不懂的詞的意思，可能是不懂的詞太多，問不過來的緣故，后來慢慢就開始問了，我就用中文的對應詞解釋給她聽，可是有時候那個中文對應詞她也不懂，于是就要解釋那個詞的意思，一層一層解釋下去，有時也頗讓人汗顏，真有博士也抵擋不住三歲小孩提問的危險。那天在系辦公室與同事聊天，有一位家里有一個三歲半的女兒，她說她女兒整天問問題，講到任何一件事都要問“點解？（廣東話的為什麼）”“乜野（廣東話的什麼呀）？”跟她解釋，她又對解釋的東西問“點解？”“乜野？”，層層追擊，沒有完的時候，不論在家或公眾場合都是如此，問得她心煩意亂，外出時都不願跟女兒坐在一起，讓她找爸爸去。說得大家都在那兒笑。其實我自己也有同感，因為有些問題實在太難回答，或者在公眾場合無法回答，叫人尷尬。

比如說貝貝很喜歡動物，對任何動物的故事都入迷，一往情深。在眾多動物中，她又最喜歡大象和馬。有一段時間看 Dumbo 看得上癮，一遍又一遍，起碼看到達50遍以上。先是全神貫注地看，在對情節掌握得滾瓜爛熟后，就開始一邊看一邊玩，有時一邊看一邊畫畫。那段時間，她不知畫了多少大象、小象，又要我給她畫大象，跟 Dumbo 一模一樣的，我只能找 Disney 書上的畫來臨摹。她畫的象線條簡單流

暢，但動作各異，十分神似，令我驚異于她的抽象能力。但她對故事里有的情節還不大明白，比如 Dumbo 因為耳朵長得大而遭人戲弄，

Dumbo 的媽媽 Jumbo 為了保護他而與他人大打出手被關進監獄，母子不得見面，每次看她都很害怕，而且總是眼淚汪汪的樣子，使我看了心疼，就安慰她說後來就沒事了。她就問我為什麼別人要欺負 Dumbo，我說因為 Dumbo 的耳朵長得不一樣，她就問我為什麼耳朵長得不一樣就要遭人欺負，我就說這是因為歧視，她就問我什麼叫歧視，我想辦法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歧視的意思，她似乎懂了，然后又問為什麼要把 Jumbo 關進監獄，這似乎牽涉到司法制度，要解釋就相當困難，我只能敷衍幾句讓她接著往下看。

貝貝的問題很多，有些問題容易回答，有些問題難一些，但我知道答案，只是不知怎樣用孩子能理解的語言表達，可是有些問題就難得連我也不知道了。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她四歲時問的一個問題。那時候她看 Cinderella 的錄像上癮，雖然她特別喜歡里面的小老鼠 Jack 和 Guss，但可能太難畫（很小），她從來都是要找我畫給她，而她自己則喜歡畫仙子由南瓜變出來的白色馬車，特別是那些白馬，叫她百畫不慶。我經常留意到她一個在那兒畫馬，經過若干次探索，她畫出了自己筆下的馬，一看就是小孩畫的，線條很簡單，模樣很稚氣，非常可愛。她還畫馬的各種變式，拉車的，站著的，長上翅膀的，在身體上畫上心形，寫上 Love 的等等。吃飯的時候，她就開始問我，以她習慣的“媽，你知道嗎？”開句。我問“知道什麼？”她說“小馬是從哪里來的？”我說“小馬是她媽媽生出來的。”她又問“那麼小馬的媽媽是從哪里來的？”我想這還不簡單，就說“是由小馬的媽媽的媽媽生出來的，”並接著說“小馬的媽媽的媽媽是由小馬的媽媽的媽媽的媽媽生出來的。”以打消她繼續問下去的可能。誰知道她想了一想，又問“那麼第一匹馬是從哪里來的呢？”這個問題簡直象哲學家問出來的“先有蛋還是先有雞”一樣，徹底把我問倒。後來她也問過類似的問題，比如“第一只大象是從哪里來的？”等等，直到問到“第一個人是從哪里來的？”我似乎找到了救星，心想自己對從猿到人的進化還是熟識的，所以連忙說“人是從猴子變來的，當然不是動物園里普通的猴子，而是一種叫猿的類似猴子的猴子。”可是，她想了一想，又問“那麼第一只猿是從哪里來的？”（哪位讀者知道答案趕緊救

我！)

隨著貝貝一年年長大，問的問題不僅越來越多，而且越來越廣。有時我和丈夫說到過去的事，覺得好笑就開始大笑，貝貝總是要問我們笑什麼，我們說你聽不懂的，她就說“你解釋給我聽就懂了。”我們只能停住笑試圖講給她聽，大部分時她都覺得一點都不可笑，就說“這有什麼好笑的”不屑一顧的樣子。我們通常是一邊吃飯一邊看新聞，先看中央台的新聞，然後明珠台的新聞。中央台的新聞常常是領導人的講話，接見貴賓，或想方設法含沙射影挑出美國人做的壞事攻擊一通。我們一看到李鵬說話的樣子就要笑，因為他通常讀破句，而且是慷慨激昂地讀破句，並且用于加強語氣做的手勢也常常用錯地方，所以忍不住要笑，貝貝搞不明白，就一定要問，我們就一邊讓她看電視里的李鵬一邊給她解釋，她也覺得好笑，後來就認識李鵬了，一有李鵬就讓我們看。就是國際新聞她也要問問題，比如印尼這些天天示威，打砸搶，比如前段時間天天報 Chicken Virus 後來又是 Red Tide 她都得問個清楚才肯罷休。有個小孩在家里對父母的各方面都是考驗，這是我以前從來不曾想象過的。

貝貝的知性發展不僅表現在問問題上，而且表現在其他方面，比如她畫的畫，雖然我們從來沒有刻意培養她，沒請家教，也沒進繪畫培訓班，但她的畫還是越畫越好，越有細節。有一天接到學校寄來的條子，說他們從每個年級的學生中選一幅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將其制成明信片，賣給學生為學校籌錢。貝貝的畫被選為一年級學生的代表作。我不知她究竟畫了什麼，因為是在課室里畫的，沒有帶回家。出于好奇，我就讓她買了幾套明信片回家，果真都是很好的畫，她的一年級代表作雖然稚嫩，但也不遜色于其他作品。後來見到老師，老師叫我把原作帶回家保存起來，並給我講述這幅畫的來歷。她說那天她叫所有的小朋友聽一個錄音帶，里面是模仿動物的各種叫聲，她讓學生一邊聽，一邊在 worksheet 上打勾，如果是“咩咩”就在羊邊上打勾，如果是“汪汪”就在狗邊上打勾。在錄音帶的最后，有一個女聲說“Now please imagine yourself as a bird, and draw a picture of it.” 所以貝貝就開始在她的 worksheet 的反面畫，她畫了很多只鳥，每只鳥都朝著一個方向飛，在鳥飛的方向，她又畫了一

個太陽在閃閃發光。用鉛筆畫完后，她就開始用蠟筆涂顏色，她把太陽涂成淡黃色，鳥的眼睛涂成藍色，鳥的別的部位則留白，並且在背景上涂上天藍色以襯出鳥的白色，背景代表的是天空。老師說當時離下課時間不遠，所以她讓小朋友停下來，但貝貝一定要堅持全部畫完，結果就有了這幅畫。我一向崇尚自然學成，聽了這段故事當然很為貝貝高興。

除了畫畫，貝貝最喜歡是看書。起初她看書只是看畫，因為字看不懂，我發現她看畫很仔細，總是能捕捉每一個角色的微妙表情，自從去年上學之后，她好象對畫和字都開始注意了。她去的學校是香港的英基小學，教育體制和授課課程完全照搬英國，與中國的傳統學校很不相同。首先，課室的布置就象幼稚園一樣，有放玩具的角落，放書的角落，老師教課或念書時小孩則全坐在地上。其次沒有課本也沒有回家作業，更沒有期末考試，教學的哲學為“玩中學”。這雖然符合我個人的“自然學成”的哲學，但也不免擔心到底學生能學些什麼。他們唯一要做的就是每天借一本書，回家后由家長陪著讀。書很簡單，每頁有一行字或兩行字，而且不斷重復。遵照老師的囑咐，我就每天讀一本書給她聽，然後讓她讀給我聽。我發現她很快就記住，能重復我講的故事，但在一頁一頁翻過去的時候，我發現她的視線並不停留在字上，而是在畫上，所以我猜想她只是記住而不是認識了那些字。然而，過了一個月之后，情形就開始改變了，輪到她讀給我聽的時候，她的速度顯然變慢，而且是一個字一個字蹦出來的，說明她是在讀那些字了。後來有一天我帶她來辦公室，讓她在邊上玩，我在回朋友的e-mail，沒想到她竟然把一個句子給讀出來了，我仔細一看，那句話的用詞十分簡單 “It is nice to hear from you”，貝貝已經全部認識那些字了！這個過程真不知是怎樣完成的，她從來沒有象我小時候那樣背過英語單詞，可是也能認識字（可能能用心理學中的格式塔完形記憶來解釋）。現在上學還不到一年，她已經能讀幾本 Dr. Suess 的書了，這些書都很滑稽，而且押韻，當然成為她的至愛。現在我算是相信松散（“玩中學”）教學法，看來人在成長過程中怎麼教都能學會東西，而且這種教學法更讓人感到輕鬆。看到上中文學校的香港小學生以及國內的小學生小小年紀就背著沉重的書包，每天有做不完的作業，真為貝貝感到慶幸。

除了讀書畫畫，另外一件貝貝喜歡的事是看錄像，當然不是所有的錄像她都喜歡，而只是一些，我們為她買了差不多所有的Disney電影錄像，還有一些Thomas & other Tank Engine Stories，以及許多Barney的錄像，她卻很清楚自己喜歡的是什麼。她最不喜歡的是那些故事里面有壞人的，比如鬼或者女巫等等，最喜歡的則是幽默風趣以及與動物有關的。對於她喜歡的她要上看很多遍才會停止，弄得我被迫對這些故事的情節了如指掌，也算是補上了自己童年時不曾得到的東西。我後來經過反復觀察，才明白為什麼她要一遍一遍地看，原來她是要記住每一個情節，每一句對白，全部記住之后，她就失去興趣，然后重復同樣的過程去看另一部電影。看來有神秘感的人對他人有吸引力或者高深的書對人有吸引力的真理在小孩身上都能找到印証。

兒童的認知能力的發展總是叫大人驚奇，我常常想，自己要是每年都有象貝貝一樣的長進，也許就不必為Tenure發愁了。也可能要有那樣的長進，仍必須保持一顆不斷求知的童心，勤學好問，孜孜不倦？

1998年5月于香港